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約弟樽

孫約
曾孫疑

蘇州府志
卷之四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
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
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
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
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
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
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
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習學記言云
廊言營功在
天宜厚加供
不幸卿諸人
有裁主之名
立於世將可
耶傅亮使止
徐羨之不及
與霍光說同

亮每事諮廊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廊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
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廊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
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美之曰黃門郎
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廊曰我
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
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廊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廊正直不欲使居
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廊
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廊謂曰營陽在吳宜
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
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
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
廊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廊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

身不必便記為
有學術也且止
殺唐陵元嘉
自無屠戮之
禍於唐陵所是
可廢不可殺也
史稱廊年位
並輕而為時流
所重每至歲時
皆束帶到門
五人之間通塞
於其間者庶
幾為人而信
耳。廊初選
事不悉見付不
作吏部尚書
蓋魏晉吏部
郎已專用人
柄况為書乎

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廊年位竝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
束帶詣門奉兄軌為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
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廊
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
嘉二年廊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廊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廊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
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
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廊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
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
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
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

宰相職業不在道用百官
余固於之後世
冬奪吏銜
廟學宰相
但有此一條不
以則為莫失
權是更上者
皆淪滅不復
又君位天也
誰与助成極
尚考詳
蔡興宗傳
爭國事尤詳
悉蓋散騎常
侍中書令
書監雖非
塗於皆三品
與一塵征鎮
並列送重可

擬校也上三品
相都督主相
自用名殊少
興宗幸死於
廢者初不以
末年一事未
何以交

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
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
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
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
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
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
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
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
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
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
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

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
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
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
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
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為
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
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
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
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
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

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卽位亦有文樂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載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至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仰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

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兒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竝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竝誅復口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至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卷深重故吐卷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與宗間，與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與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得，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數宅。與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搯與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殿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婚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大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羸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竝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表顛首救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尚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欽定四庫全書
宗作中書舍人
王弘必有一誤

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
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
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
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作容興宗竒其言對命釋
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

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
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
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
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
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象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一作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
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一作生率之懷屢經陳
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一作言豈是不
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象亦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象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胄多
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竝不許以女適象泰豫元年卒年
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

表姑偶表
此表姑偶表
此表姑偶表
此表姑偶表

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

樽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事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竝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

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竝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麤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喧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内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檢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
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
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
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
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
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
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
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益其風俗
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川中鳳
氏固固開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
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
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
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
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
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
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
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
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

何川中鳳
氏固固開

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

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尙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尙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尙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尙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尙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尙不得告謝尙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尙之

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覲尙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尙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尙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復爲尙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尙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尙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楊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楊並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尙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史記可以示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
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
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獫狁
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
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
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
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
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
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
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
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
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
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
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
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
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
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知美個好相

此早解此山
後主何必本
諸侍已可堪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
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待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
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
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
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
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
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
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
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
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
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

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
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
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
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
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
中妻亡還吳葬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
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
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
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
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

習學記云云
何點何胤傳
及與陶弘景
共敦敦風致
學先志之於
嚴光何足道
也成康之後
為昭穆宣
中興出以亡
周人立立國
本根自不可
常恃至梁
去遂不能免
其才尤甚古
今至戒

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
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
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
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
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
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
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
藩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
門園居之德璋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
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
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
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
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悅一作好
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
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鑿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
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
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吳國張

加服埤野
可作佳物

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
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
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圍樹以
瞻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
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
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
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
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採帝鬚曰乃欲
臣老子辭病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
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

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
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
與汝南周顒淡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
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
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
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
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
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
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
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

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尙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淡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塔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

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
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
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
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
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
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
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
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
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
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

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
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
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並衣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
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
蠃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蚘蠹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
驟於屈申蠃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淡懷如怛至於車螯蚘
蠹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
陵王子良見岍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文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變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餓。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博。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

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

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
啟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
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
踐阼先使裴叔業賚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
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
詔邪即時事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
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
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
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
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

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
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
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
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
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
若訥訥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
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習字記云云姚
察於何敬容
善及下虛王
教知大臣及
明小察不遺
古人常是此
為曰其大不
像其細未有
聖也。若以文
案碎瑣消度
日乃而記其大
若止於此也蓋
後世俗吏之
大矣。然察可
云。區後未也
王教。如不足
也。

何若
乃尔

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
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
恡爲時所唾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口陸倕
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
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
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
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
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

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
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
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
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
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
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
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
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
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
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

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
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
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
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
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畧與君侯之復
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
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
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
與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篋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
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
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
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淡
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
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
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由祖尙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
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
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
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
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
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
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
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毅曰書云兩玉曰毅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位祕書丞早卒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諄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才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 終

黃川中鳳蘭氏閩南開山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黃川中鳳蘭氏閩南開山

張裕

子演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環 環子率 率弟盾 環弟稷 稷子嶧 稷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做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

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

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碭碭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卽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

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
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
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
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
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
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
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爲青輿二
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
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
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
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旣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
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

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
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
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各車好馬號曰待從有軍事輒語左右
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
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達貨盈積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
軍將軍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
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
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
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
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
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兖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

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環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環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

骨
二
有
氣

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淡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

引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

張緒宗齊明
同第一人宗明
清見振歎也
清談高為弟
不敢務依自
由去者目送
我以此位為
高勝而猜乃
能有此言不
知易是時依
能於周行以
聲音笑貌自
致人主敬矣
耶亦或女主
如好親也依
臣而外也依
忘情榮枯口
不之利有財
孤散清之端
坐或竟日無
素望浮於中
知王行不虛
不徒及惜世
於不傳獨有
子充一讀爾
可學易者
易之是困非
後而能知於
時子自以此
二公為世如
世為世如人
涉戶庭洗滌
猶能便已後
出余可記人
能守世學也
而後世之學
自記自於

深者乃不足也
變化其人其病
痛也

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是遺書於緒
固請之緒正色謂是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
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
測焉劉峻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
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
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
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
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
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
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
生見緒饑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

設柳絮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亮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
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
知名

梁臣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
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
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
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
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
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
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

儉書曰項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
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
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
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
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
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岬至如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
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岬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
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邇回於在世長群魚身畢景松阿雖復
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時偃息於卜
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罽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
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
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

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
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
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
蓋而長懷渭川之叻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
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
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
者唯丈人而已闕廷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
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
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
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
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

幸有此不
送臣了

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
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
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
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環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
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
驍騎將軍初環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
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環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
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
軍卞白龍令環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
百遐召環委以軍事環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

真以不義係

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
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環書
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閑並少
年未知名環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年改
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
臣我親卿不異曠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君遷環止朝服而已時
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
興太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
清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
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綏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綏問何
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
嚴故至行乞綏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

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爵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子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

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襍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常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

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遭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

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疑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

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卽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尙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

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岷

岷字四山稷初為剡令至岷亭生之因名岷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岷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為之筮得節卦謂岷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

年岷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岷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岷舉義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岷征東將軍岷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岷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岷岷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岷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岷弟暉知名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

梁小湘亦武
操如內自備
列無一人知此
解者
疎恨其父穆
手前昏果狀
以殺君害至
被彈加圍門
死難以洗靈
忍人知其忠
不知其孝也
陳為誌而出

有字記云
張雅性靜雅
已不妄交游
多無名者請家
者屬其修且長
然亦時以教演
卷光雅之也
此梁人接以可
也及徐陵以
文字見用宜其
兩途於為雅西
位存存多錫鐵
？可因天宮呼
出曝日遂失
世重笑而不表
江左末年
姓名士雅已
其人而君臣慕
好人意未改
稍猶能更責
於時不然雖實
用也施及况

名乎

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
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
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
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
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
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
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
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
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常抗表
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
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
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常於無

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
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
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
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
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
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卷一

卷一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魏川中鳳閣
氏閣閣閣

南史卷三十二

魏川中鳳閣
氏閣閣閣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冲 兄子暢 暢子融
寶積 徐文伯 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輳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

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恒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

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旣失信群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

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
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
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
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轎車
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
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
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
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
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

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
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
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
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
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一作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
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
失色而去其自寵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
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
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
餘日始進水漿塋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
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異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
往未暮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

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而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志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遣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兗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兗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冲爲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

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且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

等議降使改爲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改曰
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
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
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
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
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
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
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
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
亦卽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

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
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
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
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
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
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
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
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
馬臺立氍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
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

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尙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尙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

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一作千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

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
又遣就二王借篳篥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
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
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
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尙書封
夷道縣侯義宣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
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
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
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
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
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
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尙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
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
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尙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尙
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
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

習學記云云
張融自序云
丈夫尚刑為
公知禮系何

至因循寄人
難下此云祇
太狂簡如融
自不足你於
人具一性性具
一源求冬之職
必以聖人為師
師聖人必知世
下自得以及已
不可為得者
不可自為至
隨世見因因
時凶保以不極
乎義理之心
而祖其因隨
時相師習技

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
號召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
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
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
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
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
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
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
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
獨注觀自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永

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
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
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
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
四句後所足也覲與融兄有恩好覲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
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
為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為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
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
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
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

纏葉後。不特
自脫者。個人
材。室人。
江名也。

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
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掌史義宣事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
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
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
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
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
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
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
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
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

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
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
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
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
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
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
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
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
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
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
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
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

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尙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尙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

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
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
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
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
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
屢奇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
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復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
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瀋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

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
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舉動自
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
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卽用爲相府諮
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
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
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
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
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
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
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
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
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
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
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
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荅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
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
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
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
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
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
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
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
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
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
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
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
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
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
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
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

閣敢有諫者搗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虵者久虵也醫療旣僻虵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篋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且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

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鵠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欵好故附之云爾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終

曹山宅鳳臺氏書

南史卷三十三

曹山宅鳳臺氏書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子暉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郝紹 廣兄子謔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或

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
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
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今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
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
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
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
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
前司徒左長史王汪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
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
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
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流人也徙爲
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璘璘在第二子義慶

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
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
散騎常侍爲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
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
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
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
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
造五銖泰又諫曰臣間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
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
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尙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

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傳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忝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傳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

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遊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尙矣謝晦婦女猶在尙方疋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誡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

勝以不考多
罪宜平他
日不忠

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畢最知名
畢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
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祕
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
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
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
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
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暲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官亡報之以疾畢不
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
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

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
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既畢
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
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為
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
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為
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
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
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
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

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
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
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
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
際。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
漢故事。諸蕃王攻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姦心。豈跡
彰著。邈邈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
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
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
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
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
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
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
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
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
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法略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
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詠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
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
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
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
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
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

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楊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畢等期以其日爲亂許曜侍上扣刀以目畢畢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畢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獄然

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畢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

而今擾攘紛紛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
畢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
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
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
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
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
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
是呼前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
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
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
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身殊不及夏候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
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
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瞋我邪
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爲滅欲
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
語音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
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糲薪弟子冬無被
叔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
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卽位乃還
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
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
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

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霍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唯志可

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請幼而

雖尔凶法猶
以情如此
亦不可心
為

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黠死時年二十晁少時兄晏常云此兒
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
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
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胃猶可論而翳迹仕
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
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
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
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美之孫也父倚祕書郎伯子少
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
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
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

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
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
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為
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
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
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
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
江夏公衛瓊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不伏貶降詔皆付門
下並不施行伯子為妻弟謝晦薦達為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
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
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

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帝舜
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
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
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
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
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
稱侯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爲御史中丞莅職勤
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
延及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
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
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
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

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昶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
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昶曰大德
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
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
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
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
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
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
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

皇入身
太后傳子
南史

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

不仕宋
高我猶惜

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為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恬作恬為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郡僚博議鮮之

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
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
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
伊尹廢君君可脇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
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美情事者或終
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
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
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
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
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
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洹一作恒奏彈毅輒宥傳
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

令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
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
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
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
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
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
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
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
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
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
為格倭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
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

習學記云云傳之
劉裕少親戎旅不
經講學及為宰相
此慕風流得高
祖乃以馬上下
其事詩云於則飲
學之後多士之
上氣如自見自
同也蓋王景文
伯父智少簡

有奇名。高祖甚
謀討劉毅而智
存焉。他日穆之白
高祖曰。伐國主
事也。公云何乃後
王智知。高祖笑
曰。此人高祖同也
同此輩。後於。加
余記。穆之教誤
劉裕也。

書無

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
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
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
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
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盱食待士
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
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
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諫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
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遠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
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
瞻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武帝所狎上
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

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
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為豫章
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
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
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
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
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
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輔皆南
北之望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今在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
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
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

習與記云云宗
父帝既殺徐淑

之書分遣天休
巡行天下出

時惟稱非松
之為奉使之義

觀其奉文雅
有意裁係事

為必必有可致
惜乎不傳心

縣監司雖已
備列特遣使

命有可觀省
自宜以新時

耳目況人
主和即位天下

無不想聞性音
乎誠有願也

必自此如注
光宗將內親或

勸宰相以教文
宜搜訪嚴究

宰相免不怡
答云此常談不

或方多爭於
免余笑解之以

為今時在客
求差遣者必

不能疏理何
於嚴究宜承

相以為常談也
及既來言不有

應詔許百者不
特不能延納又

於不窮謂以此
則如宋文帝

非若松之益

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尅洛陽松之
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
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
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
為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
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
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
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
姓吏人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士
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
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秦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
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為庭實
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
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
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
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
皮各二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
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為
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
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
還為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
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眾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
案罪及還甚貧龔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

非若松之益

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

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項之兼中

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岷作山道人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勣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人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

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

習者記言云何
承天亦遺
學者多道用
案沈約稱宗
人俾河作中
兵孤援周盛
棄既兆用啓
戒心又分青置
境無圍守之
宜開耕牧之
略恃寇不來
遂無其備用
後二策在宗
賴亡也載此

於以為博而
承天亦自言和
親事重也
不可安邊固
守也計為
如外移也就
近後復墮城
固守邊
徑募募耦車
牛課計丁仗
與責之民則
事既難於
守備之計亦
不周備耳此
是昔人已
之粗說必須
用之又為地
益推廣而後
可大抵謀邊
規敵策貴

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美道美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鄉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陽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暮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暮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

因時有徑切
的實用之
驗者如晁錯
侯應揚雄江
統之既且也
施之異日則
或不如品也
趙光國屯田
尚時已不可
專用而後也
於於其遠而
步武也
已詳耳
又云自祭筮
杜預用術術
心曆至何承
天祖冲之考
索愈精
日月蝕之推
古術之作存
初周未而記求

詳於未差
蓋利教班固
西不能到也
之與戴注且
在於難
祖不後施用
曆家傳具存

書

懷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為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為州司所糾
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
佐郎並名家年少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
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
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
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
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欬然相糾或由
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
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為况等
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

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
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
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
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
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關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
碁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
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過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
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
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侯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懦作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

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憺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聞作問聖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本一作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余曷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

貴是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終

西州中鳳園
氏國同開甫

南史卷三十四

西州中鳳園
氏國同開甫

列傳第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顥 顥字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顥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

習學記云顏延之字君祿怨憤出外而作耳柏舟簡中君字陽丘其其為時皆此則之何貴也夫為人思遺世之音為病其係况此如等後人不必辨也

生之性猶火含煙桂懷靈和性之未氣簡者頌去氣

恨。文士亦欲。陸。及。始。顏。而。延。之。不。獨。以。父。也。義。不。獨。以。父。也。連。語。雜。言。會。撮。成。者。却。煩。累。難。讀。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

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聲匱晉恭思皇后薨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
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
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
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
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
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
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與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
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
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
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
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
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鬪茸

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
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
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
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
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後
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
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婦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
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綵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
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
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

延年為以有廷
名。而可以交後
志猶也。外自疏
視之。六也。以文
為和丹。文且
不修心。子。
富美于人。也
式。雜若行

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人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
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
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
臣何能為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
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
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
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
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
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
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
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
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佞

敖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
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
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
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
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
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
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
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
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
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
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

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
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
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
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
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
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
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臥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
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
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後謝
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
笑荅之人言顏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

加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
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
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
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
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彊以比漢侍中辟彊張良之子也先是元
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
孝武卽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
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
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
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
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
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

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
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
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
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
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
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
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
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
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
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
鑄如今之翳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
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

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
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縷環其錢皆
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
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楊一月
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
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
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
就衣諸體竣藉潘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告之後宮內頗
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
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
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下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
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

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間閭。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臬伏事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臬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

習學記云云
顏師伯自定
人張奇子江

左以爲口實人
臣下而與之爭
職多以此爲反
攬威權自韓
此後得武宣
之威猶不能禁
止沈宗孝武昏
淫耶。學士大夫
每於高論去
是不推隨也
親嚴陸贄力
當免下。

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
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
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啟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
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啟爲長流正佐帝又
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
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
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群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
師伯搏菹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
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
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
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
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

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
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
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
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
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卽位復
還卽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
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
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
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
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卽

習學記云云
顏師伯用字
人張奇子江

老以為口實人
臣下而與之爭
職多以此為收
攬威權自韓
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
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
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
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
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
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

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
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
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啟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
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啟為長流正佐帝又
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為參軍刑獄
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為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
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群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
師伯搏菟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
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
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
七年為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
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

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
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
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
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
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
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
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
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
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
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

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嘗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玉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沖救得免託疾落馬

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

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克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克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

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
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怒作色
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
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
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
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
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
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
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
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
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
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

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
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
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
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
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
齊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
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
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
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
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
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

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燕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

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灾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顥

習學記云周朗下志雖未及尚書於人主其於於也由此可見不自庸人非不可記江東人非不可記王吉但况指大條猶自慮棄朗解忤旨宜不免死其可歎也沈懷文於此正平上復併命士君子居世若之何而可易

子研內特幸可
齊臣

習學記云云周
顯勸何胤蔬
食云子善為士
末。豈不以怒已
為懷。是以各
靜封疆。因
有陵軼浮圖
屠有旅泊三
界之於。雖水
西。以怪化人
也。於世。甘
於滋味而不
能止。若荀有
醫者。上足以
寡於。飯蔬
飲水。草食
瓢飲。孔顏皆
以為至。蓋

匪賢每許厚
味之法也。外
則各靜封疆。
固有陵軼。自
以為名云。

顯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顯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
鄉相顯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
異顯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常謂
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顯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
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
事帝亦為之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
政為齊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為文惠太
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顯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
侍殿省深見賞遇顯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
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
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

見重如此顯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
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
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顯書玄圃茅齋壁國
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顯換之顯笑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每賓友會同顯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
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
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顯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
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
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顯卿精進何如何胤
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
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
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將以持

捨字昇逸幼聰穎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
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
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賊汙不少藉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
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
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
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卽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顥素善重捨才
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
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
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亮卒身營
殯塋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
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
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

范雲卒僉以沈約久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
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
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
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
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
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
坐皆悅與人論諛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
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
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
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
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
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

捨字昇逸幼聰穎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
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
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賊汙不少藉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
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
理道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
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卽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重捨才
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
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
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亮卒身營
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
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
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

范雲卒僉以沈約久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
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
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
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
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
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
坐皆悅與人論詭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
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人官府雖廣厦華堂閨
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
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
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
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

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往者南司白濁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青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眾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拆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以二繫復詔荅之後為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赦以賜于阗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赦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習字記之云梁昭明死晉安為儲貳周死心以司義郎奏記請讓於昭明子更相記揚極之象於於義好文畫持讓之源生於光舜禪授顧國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王與而弗乘棄者乘以朕履自及也梁之可記言人之可難耳夫議論固惟人可

此與素昂清出華容公疏也

開而當時未
未因有以爲
驚眾異俗者
蓋猶可以言
也。亦之無止
雖及此大
患正詭不通
誠害以深
夏。多停壅
過向下極者
未易云云
既与王偉合
族。又題景名
恐譽之太盛
乃則有忠志
多不知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詣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常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

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啟送秘府圖籍敕弘正讐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衷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

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
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
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
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
臣上舊左右而闔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
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
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
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
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二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
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二年授
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
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

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
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
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
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
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
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
今乾以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
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竝獲譏於
代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
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

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慄平原陸綬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出
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賓縣侯累遷昌州刺史
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
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
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
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麤香鑪而
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
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
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
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遜授筆數罪陵讎犯難
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
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
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
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
之節亦侔儻爲尤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
者焉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更克

族弟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覲

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

博涉史一作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

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

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

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湛字弘仁

南陽涅陽人

南史卷三十五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族弟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
博涉史一作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
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
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
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族弟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西川中鳳
氏書

西川中鳳
氏書

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
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
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
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
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
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
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
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
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
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
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

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
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
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
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
請文帝荅義恭曰吾亦得湛故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
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
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故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
寄懷轉寡湛寔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
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
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
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

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久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疊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黠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戎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躋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

太守登之少以疆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嘗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

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采到廢資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

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旣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

先教人弑
猶不為大罪
何也尚以臣
元凶洗國已
兆此言

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
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晉武不為
明主斷高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
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
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
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克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
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獻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豐
既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
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
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請臺
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
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

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
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
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
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
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
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
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
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
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
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
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

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
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一有之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
與仲文疏欲用德願見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爲主簿卽語德願
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
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
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
問尚之荅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
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
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
之重迷一凡夫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

啟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
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
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仲文
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
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作送至新林見縛
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請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
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荅甚是所欲客
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
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
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

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
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請
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
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
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
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
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
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
府佐竝以強學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
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
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
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
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
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
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
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倓竝爲司
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
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
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
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

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卽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齋

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

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
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
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
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
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
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
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
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
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
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
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

曉其意及義康從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
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
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
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
有愧色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
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
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剖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
張忍行剝割賜子嗣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
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事原
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
謂嗣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

有學記云云
顧覲之為山
陰令。躬簡債
修。著名於後
後。五。三。戶
邑極眾而宗
獨以山陰為
最劇。其。書
夜。不。休。事
猶。不。舉。被。古
今。同。患。至。於
理。繁。以。約。查
日。垂。簾。門。階
閑。寂。惟。覲
之。能。之。蓋。五
三。以。牙。思。可。不
不。獨。庸。人。行
吏。為。外。不。以。以
自。喜。老。性。嗜
此。也。恭。與。宗
乃。以。覲。之。風
若。近。峻。岩。也
猶。耶。抑。其。宗
耶。有。以。自。將
覲。之。以。其。之
命。羊。子。愿

其命命。猥賤無可。不如此數十。也。後引命。多。著。聖人。難。觀。執命。是。寶物。如。愈。多。

權傾人主而觀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觀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觀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貧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

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

習字記云云西陵四埭可地稅無不白布成主乞志重利

觀之孫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

願憲之斤祿
雖歸於終不
之杜元龜是
不應主說者
此則宗廟之
同經紀敗壞
兵者遂干民
政耶抑自江
左至魏晉皆
然也非棄也
民猶可暫也
不於雖與王
已時百姓無
不託命於憲
之言頃之便
宜也地能於
民力之外用
天分地志率
皆曰不宜

於民方本不
便於公曰馬
遷記可施
廟廟此等
是也

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餽以
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
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
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
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
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
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
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關愚恐元懿今啓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
為損益微人一作繁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
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

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
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
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百端輸
調又則常然皆眾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
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
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
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
不能悛竊尋人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
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眾心用參差難
卒澄之一作化其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滂務詳寬簡則稍
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

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

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

錄揚州志云萬晞字白瀛

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

才知所往及死後言身不復在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還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

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兖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

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還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

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列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
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
羞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
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斲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
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
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
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
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
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
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
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炙以速尤乾餽以愆斯相類
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
吳郡徵兆於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
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
卒者矣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終

魏川中鳳園
氏南園

南史卷三十六

魏川中鳳園
氏南園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祖勁 兄孫顛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玄孫蒨 祿 五世孫紆 六世孫撫 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子謚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以上皆晉書
中事不必入
本史

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卽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

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南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品弟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

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

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常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磬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準犯令以林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爨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

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
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
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
澤先恒燠燠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芴及陂湖江海魚梁鱮鯿場恒
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
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
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
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
計賊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
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

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
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
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
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
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
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
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克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魯
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
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
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

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

異言之文帝彘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鬪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

懷國雜著
云云采代
爲不一辭其
同類皆一後
夕更一後因
每多每以况
約任防之流
實極文詞

為麻而求
一之、笑于
是、不可、六
其、風、尚、使
升、也、更、進、進
門、院、會、身、院
多、如、是、也、願
謂、立、了、佳、士
亦、多、知、心、以
亦、不、知、

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竝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
玉山崩頽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
相次黜辱覲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
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
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顛
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
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僕之
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曰卿廣
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
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竝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
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兩縣

武帝啟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
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
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兗州憲仍留為冠軍長史太
守如故永平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
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
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
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竝有能
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竝至景表
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歎景知城
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
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

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
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
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
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
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
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
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嶷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歆驃騎諮議參軍
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
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
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
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

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
奠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
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
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
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
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
機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
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
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
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
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

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竝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始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窓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慈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

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為衛軍重敷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郎高帝即位敷以祖母久疾啟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敷出繼其叔恁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甚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恁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賊利武帝遣使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

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啟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啟遵敷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

蒨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談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蒨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

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胃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蒞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謂勉云江蒞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蒞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蒞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蒞弟曇字彥德少學法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色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迕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絜舉木人

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蒞子絜

絜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蒞患眼絜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絜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蒞乃因智者啓也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絜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絜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摠

習字記之云
江摠自叙宦
陳以事未嘗
逢迎一物干
預一事好是
儻本也豈是預
要時人以為
實也士以每
用之及燕于
立取名遂居
于宗國俱
敗終不及悵
猶以每用自
解古今人如
此者多矣
孔子稱周任

陳力就列不
能止古人
蓋不以身及
官為有用而
自量其用之
有限夫用之
其能狀不可
而況以有用
為有用乎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勵
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
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
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
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
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
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
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
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
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
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
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

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
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
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
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斥之君臣
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
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
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
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
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
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
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

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咲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迥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修理而未

元凶何誅
人亦作言

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
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
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
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
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
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
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卽位以爲驃騎
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
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
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
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

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
夔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夔又結免贖論詔可
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
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
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兗州謚爲鎮
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
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
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
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
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疑領湘州以謚爲長史
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王帥悉以委
謚尋敕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卽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基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鬣盛藥鳩之于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益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躋於險塗宜矣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終

馬川電

